

# 艾芜文集

---

山 野

---

5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---

# 艾 芜 文 集

第 五 卷

山 野

四 川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六 年 · 成 都

---

责任编辑：林平兰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版面设计：陈 维

**艾 芜 文 集** （第五卷）

---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9.75 插页7 字数207千

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50册

---

书号：10374·8 （平装） 定价：2.31元



一九四九年作者在重庆

《山野》再记

后天上午看完《山野》是在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过中秋节的时候。这次重读《山野》的第一版的《后记》，其中说“这本书开始寄于桂林，后来续于重庆，最近在南泉乡下把它写完”。  
 此外，我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，主要的经济来源，全靠稿费。因此，短篇小说和散文写的多，可以很快得到稿酬。至于长篇小说，则不可能。如半年写个长篇小说，工资发到不到生活下去。只有一面写一面发表，按期取得稿费，长篇小说才能够在南泉乡下写完。桂林林编辑从自由中国，愿意登载我的长篇小说，我便开始写了起来。这就是《山野》这个长篇小说在桂林诞生的。但不到出版，第一个书局通知：“看命免登，于是《山野》便夭折了，我用得不到稿酬，也就无法续写下去。”

一九四四年，全家从桂林逃到重庆南温泉乡白鹤林地方，决心写几部长篇小说，即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白鹤林》。同时，我也写几篇短篇小说。那时《山野》还没有发表。续写的日记上，只是写桂林乡下写的《山野》。

原加德和出版社不行的中途不出版的存野《生活》存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写《山野》再印后记的手稿

## 出版说明

本卷收入艾芜的长篇小说《山野》，写的是我国南方一个山村的人民奋勇抗日的悲壮故事。全书二十余万字，只写了一天的事情，笔触细腻，情景逼真，刻画了抗日战争期间不同阶级的不同面貌，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抗日战争这一伟大历史阶段的一个侧面。

《山野》先后于一九四八年、一九五四年、一九六二年三次印刷出版。此次收入的版本，又再次经过作者修改，使之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。

# 目 次

第一部	1
第二部	69
第三部	179
第四部	243
后 记	304
《山野》再印后记	305

# 第 一 部





山那边的村鸡，已经叫过两次了。满天的星子，还是非常明亮。谷底下象有浓重的潮气，在暗暗升了上来，使人脸上感到润湿。近边山岭树林，都是黑濛濛的。一听到前面坡底下，有江水流过的声音，走在前头的年轻人，不禁打趣地说：“我以为它搬了家哩！”一面把照路的手电筒，朝坡底下射去，但什么也看不见，只一望乳白色的浓雾。后面走的老头子，一直没有跟这快活的年轻人搭白，光是稳重地默默地走路。

他们住在江那边的山村里。老头子韦茂和这一夜是特应亲家赵宝山之约，赶过江来，跟金兰村村长泸国成开会议和的。本打算天亮才动身回去，但因前头走的这个年轻人韦阿劲一脸大汗跑来报信，说是六七十里远的地方，已发现了日本鬼子的队伍，身为一村领袖的他，便不得不连夜赶了回去。

他们下到江边，韦阿劲就把裤脚拉到腿上，一面说：“和叔，让我背你过去吧！”

“用不着！我还没有老哪！”韦茂和到这时候才开腔了，简切地说了这么两句，就当先拉起裤脚，走下水去。

阿劲尾在后面分辩地说：“我怕你喝醉了！你才五十二，哪算得老。”

老头子没听见他的话，因为足底下溅起一片水响，盖过了说话的声音。阿劲赶上前去，打起手电筒照路。水冷入骨，很不好受，牙关都有些冷颤起来，但他没有讲。他知道在这老家伙面前，是不能诉苦的。江面上雾很大，把来时的路认不清了，两人越走越深。冷不防走到一处地方，阿劲呵呀一声，竟淹到裤腰，连忙退了回来。老头子一手接手电筒，嘲笑地说：“你还要背我哩！背我去见龙王么？”

阿劲腰干上浸满了水，一条裤子通打湿了，禁不住忿忿地骂：“这妈妈的雾，太大了！”

白天涉过的时候，从水上波纹流动的缓急，可以看出水的深浅。同时岸上的山坡和树木，也叫人容易分辨渡江的路径。但现在雾遮了一切，电筒又只能照见很近的地方。而且阿劲也有几分醉，因为他也在赵宝山手里，接过一碗酒来喝过。然而，到底江面不大宽广，终经两人一步一试探地走着，看见对面模糊的坡岭了。哪知快要上岸的时候，老头子踏在一块滚动的石头上，立即放翻了下去，连人连手电筒，都浸在水里。这换成别人，阿劲定规要大笑起来，可是在老头子面前，只好立刻忍着，赶忙把他扶起。没有手电筒光了，两人都感到伸手不见五指地黑。老头子一面拭头上脸上的水，一面恼怒地骂：“干的鬼事情；偏偏约在夜里！”

阿劲听见这么一骂，才忍住了笑，随即小心地问：“手电筒丢了没有？”

老头子一边按着手电筒的开关，冷冷地说：“是你囉就定规……”按不亮了，知道电筒进了水，坏了，于是便不再说下去。眼睛黑了一会，又能模模糊糊看见江岸了，两人都尽快爬

上岸去，脱下湿东西来拧干。阿劲还把自己半干的上衣，脱一件下来给老头子穿，一面安慰地说：“我们等天亮一点再走吧？”

老头子向坡上边爬边说：“傻子，歇不得，歇会受寒的！”

爬上岭头的时候，东方已经露出微明来了。星子也渐渐地稀少。周围的群山，慢慢由模模糊糊，透露出深浓的黑影。在暗蓝朦胧的野草中，有小虫在热烈地鸣叫。听见足声走过，便停息一会儿。不久，星子完全不见了，天变得亮蓝起来。抹着薄雾的峰峦，在逐渐褪去了夜色的阴影里，露出了苍绿的丛莽，仿佛才从梦中醒来一般。有初醒的鸟儿，在绿荫荫的林丛里，开始发出一声两声的鸣叫。起初，岭尖处，慢慢镀上了金色的光雾。随即完全浴进了晴朗的阳光。最后两人都看见了。在远处的山间，涌起了鲜红的朝日。两人穿的湿裤子，都因走热了的原故，在微微冒着水蒸汽。他们不觉得冷，只是有些疲倦。雾在散去，翻上一个最高的岭头，渐渐看到他们的村庄了。位置在树木蓊郁的山底下，高低不一的瓦屋，现在一片静穆的苍黑，蓝色白色的炊烟，在一缕缕地浮了起来。有些屋壁塗过石灰的，便在阳光朗照中，闪出耀眼的白色。

这个村子曾给少数日寇、伪军和金兰村的顺民，进攻过一次，幸给韦姓族人凭着村外黑虎关的险地奋力击退了。只离村十多里远的一个小院子，一向为韦姓穷人居住耕种的地方，竟拿给敌人通通烧光，没有留下一点草木。

韦茂和拿手从额头到下巴用力拭了一下，向村庄静静看了好一会，有些欣慰又有些骄傲地说：“还算好，我们这一夜，

还没有白走。”

阿劲懂得老头子在说什么，也不禁喜悦地说：“我看，说不定到别处去的，难道我们的亏，还没吃够？……那次，在黑虎关中埋伏，阿龙、阿岩就看见，一下子躺下十多个……”

老头子心情变得爽朗起来了，看了阿劲一下，嘲笑地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为什么昨晚上那样惊惊惶惶的，活象打进村子一样。”

年轻人并没有红脸，只是用惯于骂人的口吻，笑笑地说：“就是那狗操的阿春嘛，说起风就是雨的，回来找你不见，阿龙、阿岩也找不着，就急得拿锣乱打起来。吓得大家真象日本鬼子到了眼面前一样。”

老头子这时喜欢同他打趣了，边走边笑地说“我看，叫你去打听回来，怕也差不多吧？”

阿劲大声恼怒地说：“我吗，我不打听确实，我是不回来的。”

老头子见阿劲这么认真地生气，很是高兴，就温和地说：“对的，你是个好角色，脚腿长，会跑路。……不过，阿春也不错，你看他一个人敢到那边去，不怕日本鬼子活捉他……”

阿劲带着生气的声音埋怨地说：“这有什么怕头！上次我不是要去？你偏又拦着。”

他们已在走着下坡的路了，村庄早为前面的山峰遮去。老头子一面留心脚下，一面安慰他：“你年轻一点！也许你比阿春胆大，你可不及他精细，他在城里混过的，这个事情，还要会装痴卖假，你不行，你太老实了。……你应该留着打冲锋！”

阿劲愉快地红着脸，还想说点什么，可是听见下面有高兴的声音，突然叫了起来，便不再说了，只顾看了下去。

下面是个平整的草地和一些长得稀疏的树子，黄牛水牛一大群都在那里吃草。十多个披着蓑衣的童子，围着火堆在烘手，都掉过头来，在欢喜地招呼他们。草地周围，是些高低不一的山峰，从脚到顶都长满了常绿树，和青青的篁竹。草地的右边，挨着山脚的，有山泉水在潺潺地流着。阿劲和老头子走到火堆旁边去，童子们就让两张蓑衣给他们坐。看见他们拿着湿衣裳，都穿着湿裤子，便惊异地霎着眼睛，互相点头微笑，好象在说：“好玩呀，他们滚在水里了。”

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子懂事地说：“快烤一烤，让我把火拨大一点！”

韦茂和对火搓着手板，看着童子们问：“你们晓得鬼子来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拿树枝拨火的童子立即回答：“不晓得哪，一点也不晓得！”

火堆里面有芋头烧熟的气味一股股地冒了出来。阿劲不禁笑着说：“哈，你们烧有芋头么？阿宝，弄一个来吃！”

拨着火的阿宝，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把火拨大。

韦老头又问：“你们是昨晚来的，还是今天打早来的。”

一个瘦弱的童子，年纪十三四岁的，吸一下鼻子，抢着回答：“昨晚来的，阿劲哥走了不久，就来了的。”

阿劲却亲手拿树枝去掏火灰，一面故意做着恶意的眼色，扫视着孩子们，小声笑着说：“是哪一个偷来烧的？”

树叶上不时有水珠子滴了下来，在附近地方响着。韦老头

一面说：“真是太慌张了。”一面看一看那些牛，有的正在山边吃草，有的躺在地上嚼着肚里回冒出来的食料，有的则跑到树子旁边去擦身上的痒，他不禁诧异地说：“怎么这么多的牛哪！那只黑毛白肚皮的，是哪一家的？我怎么没有见过？”

阿宝带着喜悦的神情连忙说：“这是金兰村的！”一面又转向阿劲惊异地问：“你昨晚都不晓得么？”

阿劲吃惊地抬起头来，对着牛群看，一面把滚烫的芋头，交替地在两只手上抛着。一面说：“我怎么晓得。我先走的！”

“一共有三十多只，”阿宝兴奋地继续说下去，“都在螺蛳谷里吃草，阿岩他们去吆了过来的。”

“阿哟，三十多只？”阿劲的眼睛立刻亮了，高兴地叫着，一面吃着芋头，走去看牛。

韦茂和突然脸色变得青黑起来，沉默了一会，才恨恨地说：“这是搞的什么鬼呀？……他现在在哪里？”他一壁站了起来。

阿宝看见他发气的样子，胆怯地说：“他同阿明他们，在那里守口子，说是怕那些汉奸仔打来。”

童子们早就闻见芋头发出焦味了，但因老头子在面前，不敢去掏，看见老头子转过身了，才赶紧拿树枝去拨火灰，吸着鼻子的小木，一面小声地埋怨阿劲：“真讨厌，他把大的给我们掏去了！”

吉丁和金兰两村，和中国南方许多山村一样的，械斗的事情，历年都有发生。而自从县城遭到沦陷，金兰村便投降敌人，村民并替敌人带路来打吉丁村，放火烧吉丁村附近小院落房子。等到敌人走了，吉丁村便打过去报仇，弄得两村的人

常常以炮火相见。彼此若到邻近的田地去耕种收获，或到山上放牛砍柴，都须各自带着毛瑟枪，和他们的锄头、镰刀、斧头，配合在一道。江那边水源村的赵宝山，和吉丁、金兰两村的人都有点亲戚关系，不忍看他们愈来愈厉害地惨斗下去，便挺身出来，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，调停他们；请两村的领袖，便在这夜渡江，去到水源村，签字议和。其中重要的两个条约：一是敌人到来，有什么动作，金兰村必须预先通知吉丁村；二是敌人进攻的时候，金兰村人被迫充当先锋，必须向天开枪。起初韦茂和不肯答应，他坚要金兰村人赔偿烧掉房子的损失，然后再说。经赵宝山多方劝慰，并把他拉在旁边，暗中激昂地说：“韦亲家，我请问你囉，你想带百把人去打日本，还是想带几百几千人去打日本？如今他愿意暗中听你指挥，先不说别的，这给你的面子，也就天样大哪！你老爽直人，过去的事，一笔勾消吧，那是算不清楚的，俗话说得好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一切都看在打日本上面吧！”

议和的地方，在水源村的乡公所里面，原是一座供奉关圣帝君的庙子。韦茂和背着手在神殿前走了一阵，看着灯光中照着的红脸神像，想起华容道他连曹操都放了，为什么自己不大度些呢？不久又看见堂侄阿劲跑来报告消息，找他回去主持，他便立即走进会谈的屋子，拿起笔来签字。赵宝山见和议告成，便高兴非常，为了郑重起见，还当场杀了一只大红公鸡，在关帝像前，一齐喝着鲜红的血酒。因此，韦茂和转回来的时候，虽是一路都在担忧，怕鬼子攻破黑虎关，打进村子，但心里却又拿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：怕什么，我有更多的人了！而现在呢，你在外面议和，他们竟在家里搞出岔子来！所以韦茂



和一壁喊阿劲走，一壁还在忿忿地骂：“这是搞些什么鬼呀！”

阿劲却喜得嘴巴都合不拢，走来报告：“都长得很肥喃！”他看见韦茂和脸色不对。便不说下去了，只是去拿湿衣裳时，才咕噜地说：“裤子都没有烤干就走么？”

韦老头子生气地抵塞道：“你怕烤不干么？等会人家会点燃房子跟你烤的。”

阿劲没说话了，只是奇怪地看他一眼，心想：“你发我的脾气做什么？没有我，你昨晚淹死了哩。”随即一眼看见小木他们在吃芋头，便伸起手说：“喂！还有没有？给我一个！”

小木吸一下鼻子，白他一眼说：“又要来了，你把大的给人家掏去！”

阿劲向老头子那面努一努嘴笑着说“不是我要，是我帮他要，你看他没有吃着，他生气哪！”说得几个孩子都笑起来了。

小木白他一眼说：“人家也同你一样！”随递一个小的给他，一面叮咛地说：“好，你拿去吃，你可不要对我妈讲呀，说我们在这里烧芋头吃。”

“好的，今早不要告诉，……明天才告诉啦！”阿劲这么说完后，风快地跑了。

小木骂了一声，便拿起小石头打去，阿宝便拉住他说：“你要乱打着老头子的！”

## 二

回到村庄的时候，村里静悄悄的，年轻的男人妇女都出去